

展评 | 以第一人称现在时态创作的雕塑或边缘化的自我形象 (2023)

来源：東京画廊+BTAP

撰文：不動美里

整理：ARTDISK

鼓，键盘和噪音

北川宏人说他自己从没想过要做“艺术家”或者“雕塑家”。高中时代的他和伙伴们效仿 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 简称 YMO，是日本音乐家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以及坂本龙一于 1978 年所组建的前卫时髦电子合成乐团）组成名为“Sadistic Yumi Band”的乐队，他做为鼓手，全情投入，无心学习。他没有用心复习就参加且通过了普通高考的测试，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了选择一所与艺术相关大学的想法。准备二次专业考试的两个半月时间内，他每天去家附近的一个雕塑家工作室学习，在几乎是自学的状态下精心创作了 10 张素描和 3 件摹刻雕塑参加考试。在考场上北川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素描和摹刻雕塑，感觉“非常新鲜”。他毫不费力地考入了金泽美术工艺大学雕塑系的泥塑专业，却再一次变成孤独的人。“教室里有老师和三四个学生，可是和我在完全不同的维度，我总是感觉一个人孤独的浮在宇宙中，面对着模特”。

北川追求“活生生的人的真实感”，他直观地选择了“陶土”这种材料来塑形。“然而当时的日本，纪念碑式的户外雕塑和装置是主流，具象的雕塑没人关注。艺大的学生们也被这种奇妙滑稽的艺术权利结构所包围，泡沫经济带动的兴旺社会中找不到一点我想要的东西”北川如是说。大学三年级时，他看到“20 世纪意大利具象雕塑展”（岐阜县美术馆，1988）中朱利亚诺·梵吉的作品后，萌生了去意大利的想法，与生俱来的对艺术表现的敏感凸显出来。

“梵吉的作品虽然是大理石或铸铜的材质，但是却有着“泥土气息”。从作品中可以品到生活的气息。就好像是‘明天的面包和雕塑的关系’一样，拼尽全力才能在贫困的意大利生活中生存下去的感觉。作品里呈现出艺术家就生活在此的气息。那才是我想要的。”



立像 石膏 h. 102cm 1989

毕业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了留学的资金,北川在家附近的窗框工厂和丰田的汽车厂干体力活,

1990年考入了米兰学院。可是，不到一年，存款用尽。这之后，到从卡拉拉学院毕业他用了8年时间，以意大利为据点，7月至12月回日本打工，1月至6月在意大利重复大学生的生活。

最初的3年间经济形式还好，他在富山县立山町一个叫“黑谷美术”的铜铸造厂打工，因此有一份与雕塑有一定关系的工作。泡沫经济破裂后就只能住在父母家每天通勤去一家家电品牌的零件加工厂上夜班，以赚取学费。像季节打工族一样在日本打了八年工，北川淡淡地说。“那是一种普通的生活，做着对我来说必要的事情。一边在生产线上组装磁带录像机、微晶片等部件，一边把工厂的机械声录下来带回家里用键盘做成曲。由此创作出了覆盖工厂噪音的原创音乐《Factory Operator》。

边缘人和赤陶

1995年北川结识了雕塑系的教授助理朱塞佩·阿涅罗，学习赤陶的雕塑技法，从而北川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决定性的技术。北川几乎不画草稿，他是一边做一边思考的艺术家，直接上手用粘土造型。不管是铜还是FRP，他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不适感，这种不适感类似于他对模仿和虚假的感觉，即用手直接触摸粘土所创造的可塑形象被另一个实体所取代。低温烧制的赤陶是陶瓷中最接近粘土的一种，它永远铭记着手与粘土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意大利俨然存在着西方关于铜、大理石、木然后才是赤陶这样材料的等级制度，本来就是东方人的北川深切体会到自己处在包含着等级制度的西方艺术史之外。相对于继承了希腊、罗马为源泉的写实主义的西方审美，北川再次认识到日本绳文时代土陶、土俑造形所具有的单纯和自由，同时他开始追求日本坐禅时平静与紧张共存的状态。U字型的作品群（1995—96年）即有了这种尝试。北川渐渐的在意大利的生活中了解自己的轮廓。所以边缘化的材料“土”与北川内在主题的酝酿相结合，成为了绝佳的媒介。

北川在1997年初的个展发表的初期作品《阿里桑德拉》和《弗兰克》，结结实实地表现出了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与此同时，在西方文化占压倒性优势的圈子里他摆脱了维安吉的影响，思考着如何挖掘出自己的根源建立自己风格，《土俑男》和《铜铎男》就这样诞生了。釉面开片的土陶烧《Super Man》（1999年）将大众流行的英雄形象混入土味的喧嚣，将音乐感知转化成触觉的形象化表达。《Super Man》上的噪音在2001年的《Super Girl》上重生。具有“少女性”的共鸣是北川特有的绳文志向的表现，与这些年的漫画、手办等毫无关系。



勇士的拔风 铜 h.37cm 1997



1998 年工作室照片

新型 (New type) 和后新型 (Post new type)

2003年春，我在吉明井上画廊邂逅了《New Type 2003 - black》，身高大概有170cm，四肢修长，自信满满昂首挺胸地伫立在大地上。动漫或是漫画世界里的居民的样子，明明是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少年，投向宇宙的目光深不见底，弥漫着对于存在深不可测的自信，脸上却飘荡着不可思议的乡愁。2004年的夏天，因为要和北川对接《New Type 2003 - black》的展出，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十四年的意大利生活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刚刚决定回国不久的北川，还没有找到住处，一副完全不适应日本社会的样子。一年后，七件等身大的群像《New Type 2005》和《black》一起在金泽21世纪美术馆举行的“Alternative Paradise 另一个乐园”上展出。这个展览旨在以日本的现代主义、尤其是工艺的造形论为线索，在西方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的漩涡中，尝试建构以周边国日本为发信源的“另一个”世界观。刚刚回国的北川说“想起来，我一直只想做的‘普通人’”，如此说着他做了七个，2002年开始的《New Type》系列就此画上了句号。20世纪末，感受着激荡变化的世界形式，如同古怪的苦行僧一样一个人穿梭在日本和意大利之间，对于北川来说，或许《New Type》就是一首在异境中自我形象的变奏曲。根源在遥远的太古时代的赤陶的肉体，通过北川的手，成为了现代人的漂泊身份的归宿，现在开始读出了更多的意味。



2003年工作室照片



New Type 2003 - black 赤陶, 丙烯, 拉锁, 针, 黄铜, 铅 h.170x40x30cm 2003

最近北川开始给每一个作品起名字。《后新型》们既不是阿里桑德拉，也不是弗兰克，每一个都有日本名字。从头发、衣服的褶皱、鞋子、首饰的细节，和看似孩童般的脆弱身体。同外界相接触确认出自己的轮廓一样的指纹。在意大利和日本的双重生活，使北川内心保持着某种真空状态，他带着同自我密集的对话降落到日本的都市空间时，捕捉到的东西是：从新型到后新型的转变，一座座矗立在从自己到他人的交界上的人像们，就是市中心熙熙攘攘活着的极普通的年轻人的姿态。

北川宏人创作了大量人物形象，作为自己身体的延伸。当然，他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依靠极为古典的主题、素材、技法，北川创作的每一个人像，都是把他的感性编织成屹立在新世界印象中的存在。所以全部都是清纯天真的。在现有的种类、雕塑概念中很难把握这些作品群的存在价值。然而，问题其实很简单，也很根本。年轻时就远离了同时代的流行和言论，外人看来，他是个纯粹的艺术家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选择了困难的方法，用土、火、水性颜料描绘三次元的人类的姿态，用安静的创作手法开始雄壮地讲述当代的人类。因为具有极高纯度的孤独生存能力，北川的“普通人”对孤独的隐秘呼唤具体化，可以切肤地感应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





金泽 21 世纪美术馆“Alternative Paradise 另一个乐园”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aIL8v8PpDk8nKGDCNyfw>